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六

蕭山王端履輯

陶安生定山 幼受業於先君之門讀書沉靜精細尤邃於經學而韻語非其所長間有所作皆捉刀也晚年意殊剛愎又擇交不慎竟至貽禍蕭牆時君病已革余方觀穫桃源亟買舟歸視而事已決裂故予哭以詩云已絜薪樽命臧紇申豐枉具敝車行益傷之也嗣子秉淳道光乙未舉於鄉君於是始有讀書種子矣今錄其雜文數篇亦不嫌其繁也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生記嘉慶二年侍郎阮公視學兩浙

雅意古訓舉唐以前經傳子史諸書依韻而編次之
遴浙士之能經者饌集於西湖孤山之麓越兩歲復
來撫浙乃闢爲精舍顏曰詁經招諸生肄業其中設
木主祀漢太尉祭酒許君叔重北海相鄭君康成爲
先師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甚盛舉也聞之記曰凡
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謂若禮有高
堂生書有伏生樂有制氏之類漢時以經爲博士者
皆自名其師無師說者不得立學官能兼通者聽之
而不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明章之間儒術始顯經
生皆建精廬贏糧動有千百者名高義編牒受徒繁

其章條穿求崖穴別體俗書鉤𢿱析亂遂不免有賄更漆書私定竹帛者許君懼文字之滋禍於是撰為說文明形聲指事之本原取訓纂杜故班續訓故諸書悉加釐正成一家言而鄭君括囊大典包羅衆家研精小學設為讀如讀為當為故書今書諸讀以窮假借轉注之用然後訓詁之道大明於天下講詁經之學而不師兩先師猶衣食而忘先嗇先蠶師田而忘先貉先牧也夫鄭君解經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承學之士能言之許君正文字以正經使後世不徒習秦時徒隸之文而猶見三代周孔之古義是說文之

功實不在周公作爾雅下顧當時既不與博士之班後代復不聞從祀之請今侍郎表而彰之且先許於鄭俾知或原或委之故以爲當世習古訓者告其所期於浙人士者甚大浙人士當如何濯摩以無負兩先師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於大衍之數

則可謂大衍之數出於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於五行豈有舍五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道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

變然亦藏五於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　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蓍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

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蓍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況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於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會稽禹廟舊在秦望山南夏后啟使使以歲時春秋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越絕書曰禹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至漢謂之故宗廟明紹興府志云禹廟在

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於此今始即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攷吳越春秋言少康封其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是墓故有廟如漢原廟之制有司掌之不親奉也越滅於楚子孫散處海上不敢復立宗祧百姓思慕輒就壟冢禱祀瞻戀後世順民之情增飾陵廟斷其私祭所以壹民志而崇明德也謹案禹貢記禹所導山水原隰無一言及於會稽然山海經載夕水漸江餘暨諸地名皆禹跡所掩而後儒說三江者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當之是浙河以東未嘗不勤排瀹矣間嘗博稽經訓旁徵圖緯咸以

禹按黃帝中經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以知
水泉之脈其後九隩既宅四海會同南巡守會羣神
苗山大會計爰功誅汪芒氏之後至者治水之功惟
會稽實終始之舟車楯𨁟之跡胈胝黧蹢之容過化
存神彷彿想像鑄貌虔事亦固其所何況緘葛藏裘
爰宅體魄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尤服教懷德於勿替
者哉洪惟　國家加意東南宣河防海平地成天邁
績姒夏　聖聖繼承先後合節展義宣風肅將祀事
培護修葺必慎必時宮廟闕恤光於前代　聖天子
孝思維則嚴事配天大禮隆文辯告羣祀絜牲嘉幣

駿奔在廟宜益礱斲榱桷塗髹采丹艧構雲煥日俾堅且麗以稱　朝廷尊嚴崇祀之義以慰百姓報功崇德之思爰自嘉慶某年某月鳩功載朔越某月日克覩厥成乃紀貞珉繫之頌曰於皇惟　清紹天建極

聖祖受之欽明允塞精一傳心平成奠職聲教所漸嬀禹之則陟跡時巡至於南國惟　聖知聖仰惟前式降土隩宅奏民粒食萬世之賴稽山屴崱精意日禋虞以牷黑亦越　高宗是繩是翼豈惟古帝承懷明德風陵橋阜嶷虞穀唐孰云不欽庶官是享越國之陽古殿深蒼碑以　綸綍楄以　宸章巍巍王

功肅肅陵冏冏如何雷雨失此神梁敢不馳驟民僬士
蹌時月之令蒼水告符文梓自出飛石自趨法以身
度準彼室衢采椽巳斲茅茨旣塗龍夾浮柱鼉駕隅
扶日月飾珪鉤鈐爲樞垣拱紫極穴導蒼梧烟霞變
幻爛於有無胼胝無罷宮室不卑毋謂雕峻歆𤅢以
時欽惟　聖敬于以奠之勗爾羣神是護是持勸以
勿壞珉勒于斯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唐貞
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
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
於一竊惟訓詁師承波沿兩漢章句箋釋橫決六朝

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稟經型垂萬世其融貫羣言誠足消門戶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考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者易自輔嗣宗尚元風盡棄象數注之者旣無古義之可尋疏之者難免詮釋之未富然亦閒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彖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者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眞據文言以解

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焉疏乃謂訟蹇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蠱先甲後甲馬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西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彌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義取更新後三日爲丁義取丁甯正合彌注因事申令之意而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尠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費甝疏而廣之非也據孔原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而焯炫最爲詳雅則書疏本二劉爲多第欽明

文思旁引顧氏闕石和鈞兼引費氏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斷孔傳之失者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未嘗曲爲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僞至宋以後始確有證據而沖遠往往曲爲附會斯固不待馬嘉運摭其疵王元感糾其謬矣左傳則本杜預其先爲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沈長於義例故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兼本文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穀伯鄧侯全述衛冀隆秦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上賓並著膏肓鄭箴

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憑賈服旁採之說亦取劉規
數典之誤桓二年戰於千畝有晉世家穆十年伐千
畝有功可證而疏引王戰姜戎之事則以周事爲晉
事矣舛錯之誤襄十三年九族自高祖至元孫杜注
自明而桓六年則謂九族兼外親直自相矛盾矣先
儒謂左多古言亡於杜注然自有此疏而杜注以明
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箋既貫
通於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囊括夫羣言閒有可指
摘者度其鮮原本屬商周之邑有周書程寤解可證
而孔誤以爲程邑古詁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

易而烝民則以爲古道先王之政事要其考證之博
援引之詳終唐之世無敢異議洵足多已禮自穎達
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
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寳鼎侯聰熊安
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沖
遠之所長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
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一一旁證
而疏通之注固簡與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
讖緯以議要亦宋以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
矣葢疏之爲體不使稍有出入其識亦似太拘康成

之變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也本杜而時背杜况唐之初易有孟京荀鄭書有馬鄭春秋有賈服漢經師授受之微言猶有存者倘參互考證兼收並蓄則鑄銅於山煮鹽於海網羅古今包容萬有不更爲經術之淵海也哉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孝摩崖

家人卦及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凡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凡百九十七言在南屏山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竹垞言家藏宋鑑有高宗紹興六年諭大臣以司馬光所書中庸家人卦隸字真似漢人事疑當時承旨

所刊然所據宋鑑藏書家不著於錄未敢徵信或云光父池嘗判杭後亦封溫公嘗書此以敎民亦屬肊說今案家人卦貞字敬字皆不避諱疑非溫公所書武林舊事謂是唐人摩崖八分書後人於石旁刊公名者較爲近之若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其篆書遒勁則未見其書而妄識之爾相國師督學吾浙時先以是題試杭郡士予今錄存陳文杰一首云閒招吟侶游南屏南屏山色芙蓉青松間一徑入寒翠流泉盈耳聲泠泠隸書古勁透山骨蘚痕半蝕土花碧云是溫公舊日書未識何時勒崖石我聞元祐洽治年黨人傾軋相鉤連碑上有名不肯刻當時惟有安民賢一聲白雁催南渡建國湖山最佳處德壽宮中紹聖梅半閒堂上平章樹自從宮殿付蒿萊金粉銷殘變刼灰鳳凰山下莓苔滿無復當年御筆來公書三徑破崖翠森然獨有山

安生既歿余往哭奠其靈有友人從旁語余曰安生臨終如何痛哭流涕伊如何委曲調停刺刺不休意殊可厭余應之曰君正可謂臣之業在揚水之卒章矣其人語塞而罷

有某友無子先立其期服兄弟之子爲子後又並立大功兄弟之子爲子而大功兄弟之子年長於期服兄弟之子於是爭爲宗子期服兄弟之子曰我親也大功兄弟之子曰我長也議久不決以問於予予曰定例不云乎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敬

繹先次二字之義則不得以疏間親也明矣此亦如庶子年長於嫡子不得越嫡子而代主其祀也且律有比照之條今例無明文即可以比照之法定之矣後二人析產又爭長孫田畝吾鄉俗例長孫向別給財產然所得甚微如二人各得田一百畝長孫不過給田一二畝耳又決於予予曰爾等亦如長孫給產之義乎葢嫡子不幸先父母而亡其嫡孫例當承重故於析產之時先寓親親之意此其旨甚微有爲父母所不忍言者今繼已定矣試思將來脫有不幸之事果誰之子爲承重孫乎其爭乃息予議長孫財產當令長孫之子孫世守其業不得分晰亦不得售賣若子孫有力許其陸續增置日後各房愈晰愈微或

典賣器盡而長房嫡孫之後尚得以其田產之所入祀其先人良法美意莫過於此今吾邑惟長河來氏行之他族則不能也

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注言不可與事君是讀與爲相與之與王伯申尚書曰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後漢書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法之言如此是不說人以無罪而以鄙夫自貶且自謂其不可以事君也然則法之意亦謂鄙夫不可以事君非謂

不可與鄙夫事君明矣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鄙夫不可以事君變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鄙夫不可與事君猶言鄙夫不可以事君也與猶以也

徐北溟鯤〇後阮相國師易其字曰白民邑東南楊樹莊人補縣學生家酷貧無以自給乃赴杭州販書度日暇輒繙閱因通聲音訓詁之學嘗自言初入省城惘惘無所適偶閱市肆得山海經一冊自以爲枕中秘未嘗示人適盧抱經學士文弨欲覓鈔胥有以其名薦者乃隨衆往謁時賓朋滿座學士上下其議論皆聞所未聞

而無一言及山海經意謂此必其未見之書矣乘其問及乃起對曰某家無藏書惟有山海經耳學士曰汝所有者何時刻本復不能對學士曰山海經有某本某本因出其所藏凡十餘冊曰汝先為我一校亦足驗汝之學力也乃攜歸悉心讐校閱半月而卒業竟得其違異者數字以復學士學士見之極喜乃歎曰吾固知書亦當令不通人校之也

阮相國師督學吾浙設館西湖招集諸生修經籍纂詁北溟亦與焉越明年竣事乃延武進臧在東（鏞堂○後改名庸）為總纂以北溟副之時相國將任滿還京督促

成書甚急北溟見相國欲爲將伯之呼相國問誰可當其任者北溟以端履等數人對相國曰是數人吾今科皆望其中式當令潛心誦讀豈可以編纂之事擾其心思北溟對曰然則某亦須赴試耳相國笑曰子之制藝卽令連下百場萬無獲售之理不如爲我纂書尚可月得數金贍養妻子也此事亦北溟親爲予言之

北溟詩文無人收輯零落殆盡今僅錄存數篇亦管中窺豹之一斑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

尼之門不能過也又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何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洎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尚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標幟故史稱魏氏雅誥奥義宋及齊梁所

不能尚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榮侯景亂而文阿縊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壞而劉炫餒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木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惟於徐遵明見之矣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王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

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意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興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惟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甝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具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尚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爲李鉉再傳而爲熊安生李則稱爲高弟熊則號爲祖師兼得

房蚪之授並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倕之薦戚袞就賀儀禮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服虔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誕小儒乃譊譊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適形其謭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

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論卽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爲主學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訾服氏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釋睽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字爲

祖字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音訓所引釋文尚作聽字與今本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二齊聯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聯字注引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聯目少睛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聯字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聯字目少睛本訓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聯卦之聯宜從耳也

磯考說文無磯字或作砲說文亦無惟旝字解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詩曰其旝如林按左氏桓五年傳

杜預注云旝旃也正義曰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也是以礮爲旝也毛詩旝作會鄭箋以爲會聚之義考馬融廣成頌云旃旝摻其如林正用詩語葢别本固有作旝者第馬爲旃旝與杜注左傳同而與賈許義異如許氏所說是礮石之制在商周時已有之矣至范蠡兵法據張晏注漢書甘延壽傳引云飛石重十二觔爲機發行二百步李善文選注亦引之十二觔作二十觔二百步作三百步此礮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礮字耳然則礮字何昉乎文選閒

居賦云礮石雷駭激矢蝱飛薞昉於西晉時也字又作拋李善注云礮石今之拋石也又後漢書袁紹傳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章懷注云卽今之拋車也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崔鴻前涼錄曰麻狄進攻枹罕爲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城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狄衆傷數萬或作碻字宋書殷炎傳劉勔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壍虜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御覽引沈約宋書碻作拋是碻卽礮字也或又作炮宋太

親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砲㵟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葢古之為礮也以機發石而載之以車通典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抛石大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鬧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抛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今之所謂礮者與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

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於南宋金元之際自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肇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爲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鑵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時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而外間始知製造

之法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代之礮大槪具矣我
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有迴非前代所及者伏讀
皇朝禮器圖式自
大清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金龍礮者鑄銅爲之前弇後豐底如覆笠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觔長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受藥自六兩五錢至八兩鐵子自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營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神

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　聖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銅礮子母礮嚴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信礮渾銅礮臺灣礮回礮等名仰見　天威震疊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披靡良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肅戎行也又按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觔小者百五十觔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靡碎今海洋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

式但形體輕小可以用索掣引聞海盜最畏此礮是亦爲水師者所亟宜演習也

予最喜作游仙詩已屢錄於前矣偶檢敝簏又得六首並錄存之樓臺含霧樹籠煙貪看桃花只向前四五諸仙迎客出不知誰是李青蓮神仙留我宿山家綠樹陰濃似若遮夜靜簾櫳風露濕一池明月浸荷花荷花深處隔銀塘最愛凭欄十里香無數水禽棲宿穩就中多半是鴛鴦楓林斜日乍停車不看朝霞看落霞天意似憐人寂寞隔溪添得數聲鴉亂山風雪太紛拏驢背吟詩石徑斜每笑神仙無笠屐衝寒

從不看梅花夢境迷離記不眞偶然冬夏偶然春醒來枕上初囘首猶認桃源欲問津

大學無他技至寔能容之九句無他技是形容斷斷如有容是形容休休人之有技二句是證無他技有字與無字相對人之彥聖至寔能容之是證如有容寔字與如字相對今講家以不啻口出截住以寔能容句合下保我子孫黎民作兩項總束非也

辛丑秋八月暎咭唎逆夷英咭唎本名荷蘭後析其國爲三日英咭唎日瑞日嗹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髭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非常然不善戰所恃惟巨舟大礮故往往多挫衄其船有商船有戈船底皆二重商船樓櫓數十重環以飛艫內含大銃百梯以藤結而上窗牖以玻瓈嵌之

艙以辟支緞鋪之船底凡數重總而下有甜水井菜哇懸以金而炊張綿之繃自擐而臥名曰更牀食皆以蘇合油煎烙曼頭牛艙皆度色如金黃乃食酒以荷蘭以香椿時鼓弄銅琴拍手蟬肩對舞以娛客帆以布凡七張之其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刀可屈伸類古之魚腸劍戈船有五桅九桅首尾皆有桅工分班駛風惟視羅經所向登桅視千里鏡見遠舟如豆大則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許即續長其桅而追之桅有雖雄二竅籠而楔之益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適時可及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鵞絨瑣服哆羅嗹其自鳴鐘烏鎗馬銃雙利劍單利劍照星月水鏡江河照水鏡制作精巧甲於西洋嘗貢馬銃中藏小馬銃二十事又常貢刀劍八枚其柔繞指駿馬四日可千里自小牛四長二尺高一尺七寸項有肉峯見（澳門紀略）

肆擾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等咸殉難　欽差大臣裕謙據實　奏聞蒙　恩照例議䘏

葛雲飛吾郡山陰人（蕭山邑最斜東不逾二十里與山陰為界山陰之界自東遶南）

蕭山之界亦自北迤南至諸暨江爲界江內之地以
麻谿分洩之江爲界江西爲蕭山地江東爲山陰地
然往往混淆以西江塘據山陰蕭山之間也道光甲
申邑有修築西江塘之役端履隨湯敦甫侍郎前往
查閱以天樂鄉塘歸之山陰以　世居天樂鄉與余家
西江塘歸之蕭山其議始決

有連記前來謁余時佩刀入見余再四遜謝方解刀
就坐與之談恂恂風雅余早識其必爲儒將不意竟
効命疆場舍生取義廟食海壖澤流後裔可哀也實
可榮也故於其喪之歸也以一聯哭輓之云視死竟
如歸遇大節不可奪志臨難毋苟免惟殺身乃得成
仁聞葛殉難時手刃數十人身被重創不能運刀乃
躍入水中而死越日出其屍兩目炯然鬚眉直豎
尚凜凜然
有生氣　又爲其母舅代譔一聯云上將隕星辰軍

中竟失何無忌大名垂宇宙海上羣思郭子儀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奉　上諭劉韻珂奏查明陣亡各總兵後以裔一摺原任浙江定海鎮總兵葛雲飛之長子葛以蘭著賞給文舉人次子葛以敦著賞給武舉人均准其一體會試欽此　國家惓念忠貞賞延後嗣毅魄有知亦當結草以圖報稱也

余甲戌入都得董文恭公誥瓊島蒼虬立幅以泥金繪於磁青箋上工緻絕倫陸文恭公見之歎爲得未曾有瞿談門前輩昂因欲强攜以去文恭公爲之調停以別幅贈之乃止今畫幅尚存而陸瞿二公已久返道山矣因題一絶以志感云燕市回頭三十年仙山樓閣尚依然風流前輩今何在空結延陵掛劍緣

後陸官至工部尚書瞿
官至河南陳州府知府
又董文恭公墨竹立幅亦同時得之燕市草草數竿
圓勁秀潤懸之座間翠露欲滴眞名筆也
菽園雜記載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罈不拘大小細布
緘其口引之以索浸大糞厠中日久糞水滲入罈內
取出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淸水略無穢氣凡癰疽毒
瘡初發時取一盌飲之其毒卽散俗名金汁是也端
履案以大毛竹長二三尺一節者不去膈浸之尤良
然虛寒者不可服
公羊莊二十七年傳通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

之私行辟內難也案王伯申尚書引之云公羊傳三

十一年傳通可以已也謂通之爲言猶道道也道言也

通可以已言可以已也嵩燾竊意此傳二通字亦當

訓言通季子之私行猶云言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

季子之私行猶云何言乎季子之私行也漢書夏侯

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

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

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穀梁僖二年城楚

邱傳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通亦當訓言猶云雖

言其仁以義則不與也王尚書釋詞云而猶則也引莊二十三年傳君親無將將

而誅焉爲證而不及此傳豈舉彼以例此耶

論語周監於二代朱注監視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似與子張問十世章無甚分別且禮字又屬添出彼章指禮言此章不專指禮言也竊謂殷鑒不遠宜鑒於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鑒監古並通皆指鑒其失言緣夏尚忠殷尚質周監其失故特尚文表記言夏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是也郁郁乎三字是跟監字來不從文盛推出未知鄙說然否

嘉慶壬申二月予有事姑蘇泊舟吳興城外時春事

將半風日柔嘉篷窗清暇戲作櫂歌四絶汪蘇潭見之以爲頗肖湖州風景也夜靜琳宮隱佛燈寺門清閟寂無僧人言此是莊嚴地不布黃金不許登芳艸如煙綠一塍鄰鄰新水漲春冰阿儂生小菱湖住繡出弓鞋也似菱何山相對道場山人在虛無縹緲間萬樹桃花紅似錦只容遙望不容攀偶愛桃花第幾株較量顏色似羅敷舟人相戒無多說明日風帆下太湖

同邑何葭汀孝廉其菼與先君子爲總角交刻有小春浮遺稿然蒐輯尚未盡也歿後先君子爲作別傳

日君諱其焱字師韓號葭汀系出蕭山芹沂何氏父國子監生諱植早歿後以君引例請　贈儒林郎母李以節孝　旌後　封太安人君生而奇慧七歲嫺聲偶有以四明不讓天台秀句索對者君應聲曰五嶽先推泰岱尊聞者異之九歲能屬文十二歲應童子試學使者疑其年令坐堂廡間伏案操筆纚纚千言予時長君四歲與聯席窺其文媿不如也十七歲府試冠其曹其年補縣學生員明年鄉試幾雋又明年歲試高等餼於庠二十一歲舉乾隆巳亥浙江鄉試端履案先生中式第七名是科吾邑獲雋祇二人其第十一名徐古榛觀察題係升車必正立執綏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亟其乘屋詩題經訓乃聲譽蓄畬迄今六十餘年新進無知之者爲備記之

隆起雅自負不爲詭遇六試禮部不中第端履案乾隆巳酉庚戌先生不與計偕嘉慶丙辰以後遂絕意進取故止六試捐輸例啟踊躍思自効卒不果若有尼之者就職直隸州州同非其志也未幾卒年四十六君通敏善慮事批郤導窾洞中機要能見易於難馭簡於繁整暇於擾邑有大事倚君以辦君好交游重然諾達官居子薦紳編戶販夫輿隸造廬請謁咸接以禮坐客常數十人有所咨訪從容肆應耳聽目視口講手書心畫分端互用人人各厭其意而君之精力亦少憊矣乾隆辛丑壬寅之間邑

人士以意氣相期許來先生起峻爲之職志端履案來先生字魯登號江皐乾隆己卯科舉人壬辰科進士官戸部湖廣司額外主事顧先生青選。端履案先生字粲南廩貢生試用訓導蔡君英。端履案先生字兼曾號雲白又號養堂乾隆庚子科優貢生子璋由仁和籍成道光己丑科進士官山東蒙陰縣知縣。先君稱君而端履仍稱先生者以諸公皆與先君至交以父執之禮事之也蔡仲君雄。端履案先生字念齋號鳳洲與先君同舉於鄕乙未成進士官山西萬泉縣知縣陶君廷璥。端履案陶字韞川號南園世居蕭山而籍仍係會稽乾隆辛丑科進士累官貴州淸平江西鉛山知縣孫恩培道光乙未科進士現官翰林院編修福建學政鄭君應商。端履案先生與先君乾隆甲午庚子兩科鄕會試同年後官雲南祿豐縣知縣調會澤縣知縣卒於官徐君國楠。端履案先生字讓木號古採乾隆己亥科舉人癸丑科進士官內閣中書洊擢山東運河道暨予時時會於君所居之小春浮汪君

贈龐○端履家郎龍莊先生字煥曾乾隆戊子科舉人乙未科進士官湖南甯遠縣知縣調善化縣知縣子光詔原名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官嘉善縣學訓導繼塒官福建長泰縣典史繼培嘉慶甲子科舉人乙丑科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湯君元芑○端履案先生字蒸詒號稻邨乾隆丁酉科拔貢官金華府學訓導擢廣東徐聞縣知縣欽州知州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亦閒至諦吾邑故事凡鄉試獲雋者先進必先往賀喜然後後進報謁蓋恐其草茅不諳與班所以示之以禮也又公車將發先進會約同人合新舊舉子置酒祖道謂之公餞皆自來江皋汪龍莊二先生啟之自徐古樸觀察歿後數十年來此風已渺不可追矣更闕燭炧徵文談獻辭辨鋒起縱言所志閒雜諧隱君尤蹈厲激發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與予交尤密日用瑣悉家庭委曲傾肝腑相指示天雨雪雨人皆著風帽釘鞵以自表異予有詩曰

生平一知已動郎到君家風色兜羅帽冰聲吉莫靴蓋紀實也無何來先生死顧先生死於鎮海徐君會試入京師蔡仲鄭陶諸君相繼謁選人去君中乘其宅意悒悒鮮歡久之汪君自湖南宦歸徙居城南復招君及予相過從予已老大煙氣君習世非久意象深邃非復曩時精悍之色而才識益明練邑西江塘圮撫部侍郎覺羅長公麟○公乾隆乙未科進士官江蘇最有聲後擢兩廣總督入為大學士謚文敏奏請改建石堤百二十丈為錢二千四百萬是時銀價昂錢價低故龍非先生定議以錢為率然以錢繳捐欵諸多不便物議蜂起歷年君總其成賦功計直鳩材度地皆聽君議定上

報可以授視役者成不徭累費不虛縻當是時山陰會稽皆有局以治事大府獨才蕭山君以謀汪君以斷相濟而成也汪君直諒好面折人過君婉曲導引使人說以解予交汪君晚君更後於予數論事予是汪君君始持異議久而無間予與君性情嗜好不同而志誼孚浹彌縫補救若心之於體不言而喻其意汪君老病予失所因仗君死而予之質亡矣君病甚執予手泣曰吾言有盡而意不可窮先生既歿先君子輓之以聯云一个弱齡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往矣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即用先生臨歿之言哭之也若何言畢而氣絕嗚呼孰知予意之不可窮有甚於君者哉

君生三歲而孤十四喪其祖逾年哭其伯兄二十而喪祖母又哭其仲兄嫂初娶於陸再娶於沈皆有子而失之三娶於任無子屢買妾皆不育一女甚愛之及笄而夭君哭之慟顧景循髮不能自已宿有胃逆疾至是而劇李太安人春秋高不忍傷其意力疾強飯以謀養故薄游江南歲二月往七月歸侍以爲常李太安人之歿也君以事淹江南未及歸而赴至君哀毀幾滅性逾年而身殉之綜君生平憂悴之日多歡娛之日少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善病宜其不中壽而徂隕也君少席豐厚行跌宕不齷齪廉

謹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晚歲折節恭儉治生計逐什一之利稍復故田宅而年齡促之悲矣君無子子兄之子培德俾仍爲大宗後而兼後君焉君博聞強識文筆鴻麗身所閱歷聚散盛衰悲愉欣戚一寄於詩氣體俊逸類其爲人嘗笑語予足下作詩必此詩生天當後靈運予亦笑曰我自用我法耳尤工於賦體物言情爾雅以則每一篇出讀者未嘗不稱善也昔人論作賦之法勤讀書而多爲之君賦不恒作亦不喜伸佔畢求者敦促翻韻摘紙尾疾書與之俚言常語經其裁制自然工妙殆有別材非關學也君死

遺稿多散失其存者培德錄而刻之葢所傳者止於此矣

陶君安生最喜葭汀先生遺妾詩云三年勞汝抱衾裯準擬相依到白頭月缺縱教星漸替樓空那得燕仍留從前恩怨都休問此後榮枯好自謀去去不須嗟薄命人生聚散本浮漚謂其辭意酸楚情致綢繆端履案先生佳作甚多實不止此一律也安生葢與之同病相憐耳

金登園廷棟本吾邑東鄉塘上莊人屢困童子試貧不能自存漂泊杭州有薦入滿營教讀者將軍某公

見而愛之遂令僦屋以居言於學使得入仁和縣學稍能自給遂潛心經學博通羣籍阮相國師督學吾浙深加器賞後爲廵撫會同學使劉文恭公以優行貢入成均復招入詁經精舍讀書相國去浙後又無所依兼兩目失明遂老病而歿士林惜焉○石經穀梁傳考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於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卽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

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案御覽引糜信注云放逐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爭之似於曹伯失正義相融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干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

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
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
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
上事事上石經有之字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
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事爲辭語長也成五年帥羣
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
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
案何焯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
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

嬰案嬰與罌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罌作嬰罌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莅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案慶封不臣於齊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也故石經以爲齊討爲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案此盟皋鼬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侵楚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圍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案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

乃接圜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案此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之傳也爲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忘石經作志案志古文識字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且曰志之箴聘以志業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案弗者不之深

者也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魯詩三歲宦女解石經魯詩三歲宦女毛詩作貫訓貫爲事蓋本爾雅義案宦臣也宦爲臣僕見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爲臣隸言三歲爲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比事字義深彼叟壽碑謂宦郎貫字不足據以解此○齊欒施晉欒施解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晉欒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公羊異矣案晉郎齊字晉齊一也考晉卦之晉孟氏易作齊說文晉

從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邕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爲晉非古晉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

予舊藏達摩小幅金環穿耳身著紅袈裟跣足踏水上水著衣處似有濕痕予素不佞佛因題偈於幀首而施諸僧寺已二十年矣今不知尚存否偈云何苦走到塵寰生出許多煩惱不如色相盡空方覺頭頭是道彼言我佛如來教你回頭要早令我到汝東方勸汝等富貴功名一切俱埽金有時而爍木有時而槁何不到西天極樂世界無知亦無覺不少亦不老

我答儒家言惟善以爲寶讀書敬君親力田謹旱潦令名貽父母彝訓聽祖考若如汝佛言豈非三綱廢滅五倫顛倒你且歸兮勿擾我懷抱你有梵經勿煩我搜討我若生兮旦夕餐秔稻我若死兮魂魄游三島彼聞吾言遵海而逃翻令我心惄焉如擣

庚子立冬漏下三鼓大雨如注宵寐匪禎披衣起坐復顛倒其韻作爲一偈然太涉游戲矣附錄於後若有識者刪之可也偈云荼苦要釜湘椒辛要臼擣有山必有泉有海必有島寒必衣布帛饑必食粱稻有善必旌有惡必討汝言我佛慈悲一切

痌瘝在抱既非三令五申必至七顛八倒譬有車
馬弗馳弗驅譬有鐘鼓勿鼓勿考以比我儒家言
若河海之於行潦食色天性也不空五蘊孝弟至
樂也不證三寶汝且歸矣爲語汝長老云我聞如
是彼不能如灰之死木之槁世緣不可絕塵網不
可埽時常說喫要喫得飽睡要睡得早齊唔咕嗶
但云願借一世而游之大道想佛聞是言拈花微
笑立時解脫煩惱
水經河水篇酈注南河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先南
陔師曰阿耨者華言無也西山經曰昆侖之邱河水

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逵無達即阿耨達矣端履因悟爾雅釋木無姑山榆無姑疊韻榆即無姑之合音也長言之曰無姑短言之則曰姑又悟方言螻蛭謂之螻蛄古音十一尤之字皆讀如七虞螻蛄即無姑也施之於木曰無姑施之於蟲曰螻蛄若急言之則螻蛄亦可曰蛄孟子蠅蚋姑嘬之姑與蠅蚋爲一類即螻蛄矣姑蓋蛄之借字螻蛄亦曰螻蟈蟈即蛄之轉聲方言曰螻蛭月令曰螻蟈字不同而聲之轉則一也禮記釋文引蔡云螻螻蛄蟈蛙也不知螻蟈與下蚯蚓對文豈亦可分蚯蚓爲二物乎